客座贅語

客座贅語卷七目錄

客座贅語卷七目録終

客座贅語卷七

遯園居士輯

橫塘漁父批

海忠介公

海忠介公爲南右都御史風猷肅然與李敏肅公管察事秉公持正卽權貴關白咨不少徇留都清議因之愈重一日因送表向三山門內一孝廉家借坐孝廉家屋極壯麗憚公清嚴聞其來盡撤廳事所陳什物索舊敝椅數張待之人謂有楊綰令人減騶徹樂

之風公每出行所至人必擁輿左右聚觀之婦人童孺咸讙呼鼓舞即司馬溫公之入汴不是過也其初來涖任止攜二竹笭箵舟泊上河人猶不知嘗病延醫入視室中所御衾幬皆白布蕭然不啻如寒生後薨於位以如是人品乃一給事中從吏一督學御史以枉後惠文彈之嗟乎坐烏臺中呵佛罵祖者豈獨一張商英哉

東橋先生友誼

王逢元子新父南原公韋與東橋先生友視子新猶

子也南原公逝子新一日啓戶遊逝致死子新惧
夜攜其妻叩先生之門告曰吾遺人命事將遠逝以
吾妻累叔父先生曰毋遠爾我爲若解之秉燭作書
數函亟遣人投於當事者比天明已得從輕發落矣
公愛子新之才麗其書室中屏幛必子新之詩與字
或問公何偏愛子新乃爾先生曰不然子新詩才實
高其書價廣遠流播耳蓋欲爲之延譽也又人有丐
先生文者先生輒命以其潤筆物送子新而子新多
狹邪之遊揮費所得家亦貧如故先生雖知之終弗

倦也余內舅少冶王公爲先生門下士親爲余言如此

予新字

東橋先生寄予新過秦樓詞云虎卧天門龍騰鳳閣書法王家原妙畫爛衣襟磨乾池水透得舊來關竅更狂僧醉聖探奇掇雋從横顛倒愛青年方盛高名歘起萬人稱好嘆拙手勉强挑戈依稀揆鐙那識就中天巧欲取金丹并攜洛賦子細從君論討只恐揮毫遲留迅疾肘腕不禁衰老判千金買紙如山倩

渠長歸又跋其所書蘭亭卷云吾國王子新英年適起遂擅海内書名或者議其眞書稍肥余謂莊重沉着脫去佻巧獨得鍾王遺法賞愛爲極其爲之標譽如此

曾大父釋盜

曾大父方竹府君嘗冬月夜起庭中便旋仰面見樹上棲一人呵問之其人懼而墜地匍匐不敢起府君熟視之鄰家子也慰撫之曰爾雖貧柰何爲此爾第歸質明來當有以濟爾翊日密與其人錢粟去終不

為人言後病易簀時呼先大父與伯祖戒之曰人不勤苦自立一旦饑寒迫身斯為所不可為者有矣如吾所遇鄰家子是也因具言其事徵其姓名卒不答曰爾輩第聽為戒可耳何用知若人此與王闢之澠水燕談曹州于令儀事正同

天上見龍

沈頤貞先生名九思舉嘉靖癸卯鄉試上公車日其父畚起送之行至北門橋唱經樓口見空中有龍夭矯而行頭角鱗鬣分明畢見懼而潛於道傍屋簷下

須其過乃出時以爲瑞已而頤貞卒於京邸龍乃咎徵曾見占候書李衛公望江南云凡出行遇水族蛇虺之屬多不吉此非其類耶

馬文璧竹枝詞

楊廉夫西湖竹枝詞一卷所載名士甚多中載馬琬字文璧秦淮人自少有志節詩工古歌行尤工諸畫皆其天姿之所出也其竹枝詞曰湖頭女兒二十多春山兩點明秋波自從湖上送郎去至今不唱江南歌頗見婉麗此亦金陵詞人之一也惜它作不多得

耶

姚叙卿先生

姚叙卿先生年二十餘舉嘉靖丙辰進士官太守再出以事忤江陵意罷歸優游里中垂三十年以詩文書法自娛所著有錦石山房稿其文不事雕刻而清真恬淡類其爲人詩亦與文埒字結構師歐陽詢勁媚遒雋家富而工賞鑒所儲古書畫鼎彝之類甚夥屋室花石雅致獨絕一代之偉人也嘉靖乙卯先大夫與先生同補博士弟子余以通家子侍先生最蒙賞

譽嘗爲詩贈余以貢赴試闕下今猶藏之笥中

畫品補遺

金陵瑣事載國朝金陵畫品備矣然尚有數人焉宋臣字子忠號二水善畫山水人物遠宗馬遠李唐近效戴進吳偉極妙臨摹元宋名筆皆能亂眞載圖繪寶鑑又有朱希文者善畫梅花與林旭同時見陳中丞鎬金陵人物志陳别駕鋼號遲宜子善畫蒲桃其配金夫人善水墨畫所作蕃馬峭勁如生萬曆中王元燿者以貲貢郎官四川藩幕善畫從文氏父子入門

後學郭熙巨然倪迂等皆有其家法鑒畫亦有獨見

舊院妓馬守眞號湘蘭工畫蘭清逸有致名聞海外

暹羅國使者亦知購其畫扇藏之

夢徵

先大夫萬曆甲戌赴試正月初一日抵徐州旅舍夢一人手持數錢禱於神曰六個錢作狀元覺而意之必巳中二甲前其六人前乃狀元也巳巳中會試第四十名而孫公繼皐第三十三名為鼎元相去恰六人六巧合如此

水異

萬曆戊申夏大雨駢作、江水氾濫、從來所未有也、張韞甫爲余言鼓樓旁有園丁以箬篷苫艇網一日偶揭視之、見艇上有一龍蟠曲之跡、鱗甲爪鬣纖悉畢具、又江上有漁人遙望水面一葦席浮至、近視之、上有小兒坐木車中、生可數月耳、葦席下羣蛇蜿蜒蟠結負之、漁人遂收此兒育爲己子、

崔老數學

嘉隆中老學究崔自均者、焦太史先生之親也、善起

觀梅數多奇中。焦鏡川大尹當歲考時問以名次崔占之曰。某日出案則第二人。如出某日則第一矣。已而果第一。詢之。則某日前原是第二。是日後方置諸首也。先大夫庚午秋闈後往扣之。甫入門值崔送客出。已入向先大夫曰。得毋爲科第事來乎。不必占吾已得公數矣。必中無疑。第名次在榜後耳。先大夫中一百三十名。不知崔所挾何術也。

鐵塔寺

鐵塔寺劉宋名延祚寺。宋之正覺寺也。王荆公嘗於

寺西作書院有軒名鑣龍法堂西小室爲宋高宗元懿太子旉攢宮金陵志稱建炎三年三月苗劉兵變四月高宗復位幸江寧府駐神霄宮改江寧爲建康府六月立旉爲太子偶宮人持金爐誤墜於地太子得驚疾遂不起高宗立斬宮人權厝於寺按此所紀甚詳明太子固以疾薨也劉後村詩細認苔間字方知鑄塔時不因兵廢壞似有物扶持古殿人開少深窻日上遲僧言明受事相對各攢眉蓋野史載張魏公因苗劉僞立太子事并其乳母生瘞之高宗晚年

無子深以爲憾有寧死不用張浚之語夫史明載高宗反正一月後方册明受爲太子矣立而又何爲殺之且兵變在臨安非建康也乘輿反正册立東朝太子稚幼無知魏公何忍爲此羅景綸鶴林玉露載之甚具信乎其爲齊東野人之語矣

永慶寺

永慶寺有磚塔五級相傳爲梁永慶公主所造考前志俱不載元人金陵新志第載永慶禪院耳而于紀爲龍潭下注云在永慶寺前其專名之爲寺不知自

何時梵剎志云國初徐都督增壽重建請　賜額此寺所由名也人言寺基舊廣甚西至今京都旗手大倉東至北門橋又云倉中有石碑今不知所在寺南有謝公墩正在冶城北爲李太白所咏處

書品補遺

瑣事載金陵前輩書法亦有遺者　國初劉中翰理子素孫艮三世能書皆官中書舍人羅參議麟明敏善書劉千戶蒼能爲趙松雪書沈休齋鍾書道勁盈尺竟壁無傾斜朱參議貞幼工楷法晚變爲行益妙

陳自菴欽字工人多珍愛之黃珍書學徐九峯能亂眞陳別駕鋼號遲宜子書法褚河南所摹蘭亭奕奕有致又嘗書小詩於牡丹花玉簪花瓣子太史沂手背而爲冊至今猶存王太守可大行書法趙松雪大數寸者尤佳余有所書陶詩一幅風神遒勁上逼古人今世不多見也朱太守音行書師鐵門限圓媚流麗翩翩動人李明府登行書學聖教序結構不失小篆學嶧山碑于鍾鼎文尤妙說者以爲豐南禺之後一人

自草墓志

自草墓志示不求於人自盧苑馬璧黃吏部甲楊太學希淳外如王僉憲麟年八十三王太守可大年七十九皆自草志而太守之銘文尤爲奇偉許奉常穀亦自草行述至劉淸惠公又預求王公廷相作墓銘此公慣作此出塵外事也

吳公擇婿

閒約菴尚書父衛軍也家於交石吳尚書之側開小酒肆尚書十許歲時赴塾師常過吳交石尚書門吳

公目而器之因許妻以女一日召其飲坐上果有藕杏吳公出對句云緑荷方得藕周公應聲云有杏不須梅坐客盡驚吳公常語其夫人曰此子名位後當勝我已而果然

仲衡厚德

丁仲衡璿有長厚名舉永樂甲申進士官至都御史爲主事時御史張政過其門適邏者來報聞公失蓏今獲盜者需公認公曰吾家未嘗失也辭不往政問故公曰時禁盜蓏者死寧亡吾蓏不忍其死也張嘆

曰公仁人也因薦起爲御史

仲衡爲御史巡陜右將有行人被酒入察院侮罵臬司皆不平謂公宜劾奏之公曰是醉耳不足校也明日行人果詣公謝舉人悠然服其量

家居進士爲考試官

陶希文舉正統丙辰進士以親老耳疾遂辭歸不仕然嘗應天順巳卯成化辛卯浙江河南聘典鄉試於時士大夫不拘見任家居者皆得爲考試官皇甫錄皇明紀畧云楊少卿以服闋主浙江鄉試陽明先生

爲刑部主事以病痊入京爲山東聘主鄉試當時事例固與今夐異矣後言官有論劾楊與王者遂廢

先賢著述

金陵前輩多有著述今類堙滅不恒遘見矣暇常摘其尤著者記之其嘉靖以來後裔尚有存稿不悉贅也湯參將胤勣有東谷集蔣樵林主孝有務本齋詩樵林摘稿蔣慎齋主忠有慎齋稿金陵紀勝續貂小稿詩法鉤玄陶進士元素有萬竹山房稿史隽華山雜著張文僖益有文僖公集倪文僖謙有玉堂稿上

谷稿、歸田稿、南宮稿、遼海編、金太守潤有靜虛稿、南山十秀集、心學探微、子司寇紳有雪心稿、青瑣獻納稿、江西巡視稿、王公濟有嘉遯子集、吳進士瑆有石居遺稿、童尚書軒有清風亭稿、枕肱集、海嶽涓埃論、蜀稿、籌邊錄、夢徵錄、沈僉事琮有休齋稿、朱參議貞有息軒稿、徐公遠有居學齋集、王參議嶶有辣齋稿、史疑、引笑集、丁太守鏞有石崖集、金竹溪鋹有竹溪集、蔣侍御詛有經緯文衡、續宋論、紀行錄、石屋閒鈔、吹吷餘音、憨翁新錄、姚太守黼有休齋集、任憲僉彥

常有克齋稿沈憲副鍾有休翁詩集思古齋文集倪
文毅岳有清溪漫稿董學博宣有青田雜錄吳尚書
文度有交石稿賀友菊確有友菊詩集李僉事旻有
容菴稿金都憲澤有容菴集李知府昊有坦拙稿謫
居集徐參議瑶有石林稿王吏部鑾有西冶遺稿陳
都憲鎬有矩菴漫稿陳學憲欽有自菴集海山聯句
集王太僕韋有南原家藏集金太守賢有春秋紀愚
春秋或問黃長史琮有宗說求志稿行義稿楚征
錄青田稿謫游稿郯城稿嶺南日課續課東歸稿乙

養堂稿、顧尚書璘有國寶新編、近言、顧氏七記、浮湘稿、山中集、息園集、憑几集、登衡小記、劉尚書麟有清惠公集、顧副憲璟有寒松齋集、陳太史沂有翰林志、諭似錄、游名山錄、㾂言、詩談、拘虛集、維楨錄、畜德錄、存疾錄、詢芻錄、語怪錄、善謔錄、梁尚書材有端肅公奏議、許山人陞有嘉會齋稿、徐山人霖有端居咏遠游紀、北行稿、皖游錄、古杭清游稿、麗藻堂文集、快園詩文類選、中原音韻注、什續書史會要、謝山人承舉有采亳錄、東村稿、西游稿、在客稿、日得錄、廣陵雜錄、

湘中漫錄、沈封君琪有雪厓詩、王襄敏以旂有漕河撒稿、督府稿、奏議、周襄敏金有上谷、榆陽二稿、徐王孫諒有居雲稿、陳揮使鐸有雪香亭稿、秋碧軒稿、張揮使維有青藜閣稿、佘侍御光有古峯集、史廷直忠金元玉琮有江南二隱稿、李副使熙有尚友集、明農稿、張孝廉翊有元名臣言行錄、宋臨莫錄、顧居士源有玉露堂稿、陳參岳鳳有大事記、舟談、感遇篇、清華堂稿、摘存、欣慕編、宛地、梓羅、太守鳳有延休堂漫錄、高郡丞遠有飲虹稿、張憲副鐸有秋渠詩、司馬憲副

泰有蔭白堂稿百卷、謝方伯少南有河垣稿、謫台稿、粤臺稿、胡太史汝嘉有沁南稿、王太守可大有三山彙稿、三山續稿、國憲家猷、陳明府芹有鳳泉堂稿、忠孝説、義子野集、沈侍御越有麓村詩草、韓峯隨筆、新亭漫稿、澶淵雜著、聞見雜錄、春秋傳集解、春秋分國便覽、宋史詳節、諸史撮抄、三黨編、藩鎮傳、詞譜續集附餘、金孝廉大車有子有集、弟大輿有子坤集、殷宗伯邁有逍遙訣、山窗漫錄、懲忿窒慾二編、閑雲館野語、金山人鑾有徙倚軒集、蕭爽齋詞集、許奉常穀有

奉常稿、歸田稿、盧苑馬璧有治漳備忘錄、關中集、兩山墨談、客窗閒話、東籬品彙、李儀部逢暘楊太學希淳有李楊二子遺稿、廖工部文光有萬曆統天賦玄夷集、李明府登有冶城眞寓稿、姚太守汝循有錦石山齋稿、黃吏部甲有蟄南編年集、李臨淮言恭有貝葉齋稿、青蓮閣稿、余學士孟麟有學士集、杜山人大成有睎眞集、盛太學時泰有游吳雜記、游燕雜記、大城山全集、玄牘記、劉學博士義有新知錄、卜州守鐙有三華館集、鄭太守宣化有成趣園集、宋僉憲存德

有鴻雪稿管檢校景有西浦稿向州守賁有二淮稿李經歷曉有實梛亭稿丁學博璽有希山吟王隱君可立有詩集小桯史引睡集羅主簿燾有淵泉集何參知汝健有竹素園稿子參知湛之有疎園集侍御淳之有足園集方山人登有半蒼軒稿盛文學敏畊有軒居集殷郡丞康有雲樓稿陳京兆時仲有百篇詩倪明府民悦有江上稿葛文學如龍有竹護齋集陳文學弘世有延之詩集

金陵人金陵諸志

陳太史沂有南畿志、應天府志，徐髯仙子仁有南京志，劉雨有江寧縣志，李明府登有上元縣志、江寧縣志，焦太史竑有京學志，陳太史沂有金陵世紀、金陵圖考，焦太史竑有金陵舊事，周文學暉有金陵瑣事、續金陵瑣事、二續金陵瑣事，王隱君可立有建業風俗記，陳中丞鎬有金陵人物志，陳參議鳳有欣慕編，王太守可大有金陵名山記，陳太史沂有獻花岩志，金山人鑾有棲霞寺志，盛太學時泰有金陵泉品、方山香茅宇志、大城山志、祈澤寺志、牛首山八志，僧海

湛有雨花臺志

南京諸志

其不係本地人所著者、則南部吏部志、戶部志、禮部志、兵部志、刑部志、工部志、通政司志、太常寺志、南雍志、舊京詞林志、光祿寺志、船政志、船政新書、江防考、後湖志、金陵玄觀志、金陵梵刹志、

吳小仙

吳偉字次翁、江夏人、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戇直有氣岸、一言不合、輒投研而去、成化中成國公延至幕下

以小仙呼之因以為號　憲宗皇帝召至闕下授錦衣鎮撫待詔仁智殿偉有時大醉被召蓬首垢面曳破皂履踉蹌行中官扶掖以見　上大笑命作松風圖偉詭翻墨汁信手塗抹而風雲慘慘生屏障間
上嘆曰眞仙人筆也偉出入掖庭奴視權貴人求畫又多不與於是權貴人數短之居無何放歸南都偉好劇飲或經旬不飯在南都諸豪客日招偉酣飲顧又好妓飲無妓則罔驩而豪客兢集妓侑之　孝宗
登極復召見便殿命畫稱旨授百戸賜畫狀元印章

逾數年偉稱疾歸居秦淮之東涯　武宗即位召之使者至未就道中酒死子山從遺命葬於金陵

楊公文懿

衡水裁菴楊公督南畿學政評文知其人之通塞壽殀無不奇中所刻崇雅錄中士子多爲時聞人癸卯試瞿文懿公文拔第一以爲必中解元及開榜日人以試錄報公迎而諭之曰若勿言解元是瞿某否荅曰不也公愕然曰然則尤瑛耶荅曰然後以次占之多不爽次年報會試者至南京公時飲於許奉常家

亦先使人謂報者曰會元非瞿某則勿報曰瞿某也公大喜連舉大白亡算嘗試應天見李种卷拔置前列而語之曰若文多摯斂似胸中有悲苦事种對曰赴試時適喪耦考童生首取趙衢以其塵無夫里之布文獨諳典則故後再試閱其卷對之顰蹙曰汝筆何甚蹇滯恐終身不可望科目矣趙後僅廩於庠卒奪糈壹欝以死至今學士輩猶多口公軼事稱而慕之後督學房寰至始舉公名宦祀於學宮

生殯

史癡翁嘗預出生殯已遂賓客中步送出南門一時傳爲奇事萬曆中齊府一宗人倣而爲之治喪七日賓客往弔令其婢妾號哭慟者賞之以金不則詈而撻之曰我在爾尚不哭矧異日身後耶類目擬儀物之盛已自乘箯輿隨其後而觀之雖事出不經要之達生玩世與夫世之老病而諱言死亡者矣

黃許二老人

無錫黃鴻臚仁卿家於金陵年九十猶健飲噉對客拜起如壯年御女無虛夕至九十六而終人問其致

黃之道非吝嗇聞其烹煉秋石。名曰龍虎霞雪丹。日服五分而已。公爲顧尚書汝學之姻。疑傳其術者也。

幼醫許北林年八十餘矣。上樓躡屐如飛。侍妾數人。余嘗問問翁有素女之術然乎。答曰無之第數日不一泄則目昏耳鳴百節脹痛必一御女始小捷耳。意所稟腎氣殊異於人。故老而健房室若此。或曰渠自有它術秘不肯言。

丹丘隱德

王隱君可立人稱丹丘先生。西冶吏部之幼子也。少

有高韻爲諸生謝去翛然塵外家有小園在下街口蒔花木自娛客至焚香煮茗清言相賞庚無客或自以左右手藏鬮雙陸決勝負爲笑樂覩人之貴富漠如也覩巳之貧窶泊如也同母兄官太守富厚一無所干求布衣蕭屨快然自足兄死其猶子以杉板一副奉之公曰吾自有具矣卻不受縉雲鄭太常汝璧署京兆事聞其賢請爲鄉飲賓不得已一往後不再赴人謂有賀友菊之風年九十而終七十後猶手書所纂小楷史諸書數十卷字細如蟁足蠅頭性好詭

語冷而趣遥爲士流所賞而御子弟嚴嗃嗃終日至今稱其家法焉

白塔

笪橋街北去有小白塔峙於中衢俗傳　國初瘞張士誠於下或云士誠之將帥也按此地在元爲龍翔寺基塔即其寺中物近庠士陳中正者重葺之纍甓爲屋障塔前閱所庋佛像中有鑄字爲龍翔寺者乃知俗傳之謬矣

王襄敏公不易居

王襄敏公以旅家在聚寶門外小市西去馴象門里許屋宇朴隘居之自若也爲都憲時每過家必引避小市口路曰此皆吾鄰居父老子弟爲貿易者吾不忍以車前三騶妨其務也鄰有老人與封翁善公幼以伯父呼之既貴猶不改後有謂其郊居不便勸市羊市橋北徐宅者公一目即報罷同年趙大尹守問其故公曰此府第也門廳廣大必常得青衣者數人守之吾一老書生安能辦此矧兒輩邪卒老舊居中其門廳僅如中人家

劉清惠公軼事

劉清惠公麟解尚書歸里、常衣白布袍、首烏紗巾、徒步過其友定陶大尹趙公守家、已而某參政者突至、不知其爲劉公也、頗易之、公逡巡一揖而退、主人送客入、參政問揖者爲誰、荅曰、南坦公也、參政大慙沮、時參政之輿從赫奕甚、且相見不爲禮故也、大尹之子爲余言、又尚書少從大尹父官千戶名經者授舉子業、故與大尹善、來則烹牛肚麵觔炊飯待之、公所好如此、

少冶先生里居

少冶先生自罷珠厓郡歸閉戶讀書門無襍賓士大夫有過訪者纔一報謁而已年七十餘猶畜少艾間賦詩寫字與二三親友共賞度每花發盆盎中必招客飲飲中好說古詩奇句或古僻事奇人爲令嘲謔相錯風流文雅人謂有東橋先生之風如是者十許年如一日衣必華整四邊以紅紫黃綠帶緣飾之香氣拂人高自位置意不輕可一世以是得簡貴聲然公及見弘正間前輩風檢其深居簡出自重而不輕

與人猶是舊時矩度在今日恐凝滯不可行矣

水田詩句

楊水田先生名成舉進士官至四川參政工詩惜傳世者少嘗憶其佳句云燈影細搖牕外月雞聲忽報屋頭霜楚楚有致歸田後一夕病中賦得白石清江一酒樓黃花無語對人愁之句自知不起遂敉析家政而場年僅五十有八公與劉南坦公皆受業於千戶趙經先生之門趙先生武弁而攻毛詩精舉子業出其門者多名士有僚友欲聽其講孟子先生必正

衣冠據席而談先生子守亦舉於鄉官縣令

南都舊日宴集

外舅少冶公嘗言南都正統中延客止當日早令一童子至各家邀云請吃飯至巳時則客已畢集矣如六人八人止用大八仙卓一張殽止四大盤四隅四小菜不設果酒用二大盃輪飲桌中置一大碗注水滌盃更斟送次客曰汕碗午後散席其後十餘年乃先日邀知次早再速卓及殽如前但用四杯有八杯者再後十餘年始先日用一帖帖潤一寸三四分長

可五寸不書某生但具姓名拜耳上書某日午刻一飯卓殽如前再後十餘年始用雙帖亦不過三摺長五六寸濶二寸方書眷生或侍生某拜始設開席兩人一席設果殽七八器亦已刻入席申末即去至正德嘉靖間乃有設樂及勞厨人之事矣

金陵諸臺

六朝以來諸臺今惟昭明太子讀書臺在鍾山之上雲光雨花臺在聚寶門外越王臺在馴象門內小市口宋元嘉鳳皇臺在驍騎倉南上瓦官寺或有云在

城外新亭今石子堽者謬周孝侯讀書臺在武定橋東蟒蛇倉後郭文舉讀書臺在冶城今太一殿其遺址此皆灼然可據者若晉之衛玠臺在新亭南齊之九日臺在鍾山梁之望耕臺在秦淮北岸皆不可考矣

辛水東流

少橋張封公居北門橋之豆巷嘗語余三十年前有一堪輿謂之曰君宅後之河自西而東所謂一彎辛水向東流也此地宜出狀元時人以封公子孚之美

秀而文意驗在此久之焦澹園先生移居其對門至萬曆己丑大魁天下其言乃驗而孚之亦舉乙未進士官至長蘆鹽運使

神敬貴人

顧東橋尚書未第時年十七八家有事蚤起禱於城隍之神甫至廟門有一軍人驚問曰是顧相公邪曰然曰公異日必作尚書矣公怪問之軍人曰吾因赴小教場操演起太蚤假寐於此聞廟內有人傳呼掃除庭內曰顧尚書來吾候之惟公至故云然公謝其

人入廟禱祠常以此自負後卒官大司寇乃知世之顯貴名德人即鬼神亦爲禮異也

路傍甲士

萬曆乙酉八月十七日　萬壽聖節時督學房御史寰勑諸生赴禮部拜牌予時在洪武街舊居借張韞甫雇輿往北歸方五鼓月明如晝余在輿中假寐韞甫輿前行過供應機房路轉入珍珠橋地多葦池蔬圃韞甫見路側無數甲士跪伏於道若有所俟者韞甫悸噤不敢出聲翌日爲余言之不知此何祥也

南都諸醫

南都在正嘉間醫多名家乃其技各顓一門無相奪者如楊守吉之爲傷寒醫李氏姚氏之爲產醫周氏之爲婦人醫曾氏之爲襍症醫白騾李氏刁氏范氏之爲瘍醫孟氏之爲小兒醫樊氏之爲接骨醫鍾氏之爲口齒醫袁氏之爲眼醫自名其家其人多篤實純謹有士君子之行常服青布曳徹繫小皂絲頂圓帽着白皮靴出入多步行間用驢騾或用轎止黑油藤板者如閭左婦人所乘耳有召者必詢爲某病非

所治則謝不往不似今之大小內外雜症兼習也

守吉奇治

余母氏外家謝五老夫婦病感冒月餘矣飲食不可下纔屬口輒嘔噦衆醫皆以死法棄去一日楊偶過其門邀入診之曰無傷也病久已去久不飲食腹楞矣小進食餅餅上爭啜胸次攪繞作惡耳試頻食之嘗勿藥而愈家人羣駭其說然度無可奈何姑從之遂以冷茶投粥中頻與人二大盂初尚作嘔已漸喜食食已沉睡覺而霍然起矣又一人病羸瘦委頓甚

百方不效求楊診之楊曰若病非藥所能愈第於五更爾煮牛肉肆中候其初熟揭鍋蓋時若以口鼻向鍋傍吸取其氣久之取其牛肉汁一碗飲之數日可愈矣從之果然楊它治多類此

艾千戶

監前西倉巷有艾老者衛千夫長也年至嘗告替一子年十六七而唇上有贅瘤初如豆已漸長大如拳觸之痛不可忍父子相抱終日啼一日艾老往南門歸至內橋途遇一道人賣藥者試以子病語之道人

曰。吾能治此。若家何許。且當詣汝告之。翌日道人果至。診其子曰。是不難。第愈時當謝我二金耳。艾老許諾。遂出囊中藥。以一青綫㵘之。繫于瘤之根。次日又至。又次日再至。語艾老曰。病即愈矣。明日當具金謝我。翌日候之。不至。瘤如故。父子又相抱而啼。疑其紿已。病終已不可為也。午飯時。其子方握匕。瘤砉然墜几上。竟無所苦。候道人。竟不至。其子以是年赴京襲職。歸。

報恩寺塔

大報恩寺塔。高二十四丈六尺一寸九分。地面覆蓮盆口廣二十丈六寸。純用瑠璃為之。而頂以風磨銅。精麗甲於今古。中藏舍利。時出繞塔而行。常於震雷晦冥夜見之。白毫燭天。自諸門涌出。戛戛如彈指聲。嘉靖庚申寺被火。并其護塔廊毀之。塔故無恙。至萬曆庚子中。其貫頂大木朽蝕者半。金頂亦欹斜矣。雪浪洪恩慨然謀正之。身自募化。凡得金數千。架木易其貫頂之木。又斥其餘貲修塔廊。煥然頓還舊觀矣。余嘗為文記之。無何為其徒蠲譖被逐而死於吳之

平望叢林中至今爲之惋歎陳太史曾南琉璃塔記
曰廣四十尋重屋九級高百丈外旋八面内繩四方
似過其實而文甚奇麗可重也

異僧

雪浪修塔時所構鷹架與塔頂埒一方僧居雪浪座
下善升高時天新雨僧着釘鞋登塔之第九層從門
出反身以手援簷距躍而上至承露盤中衆人自下
望之爲股栗而此僧往來旋轉捷若飛猱易如平地
咸詫以爲神余弟羽王親見之余謂此僧者非勝有

肉翅必膽大如斗或能壁飛要之彼法門中大有能狡僧人酉陽雜俎言唐瓦官寺因無遮齋衆中有一少年請弄閣乃投蓋而上單練䯻履膜皮猿挂鳥跂捷若神鬼復建瓴水於結脊下先溜至簷空一足欹身承其溜焉此人與此僧頗相似

掘地得古鐎斗

萬曆辛亥夏五月杏花村種地人於杏樹下掘得一銅器大如巨碗三足有柄長可尺許友人沈不疑以爲古歃血盤非也此正是古之鐎斗耳字書以鐎爲

溫器其制如今有柄銚子而加三足蓋古之鼎烹大鼎則卒難至熱故溫已冷之物一二人食則用鐎也此地不知何緣埋此且在杏樹根下數尺餘得之又非古墓兆亦奇事

巡城

舊時臺史之巡視五城者月行閭巷間地方有閧者總甲即執其人詣馬前咨之隨爲分剖決遣而去正德間吳交石公爲都御史各道御史於其私宅謁見往往就所坐鄰家染坊中了城事又有胡州判者往

北門橋一御史與之善偶來拜坐其家有總甲執訟者就聽事中人決十板而去家伯祖爲余言之當時事體之簡易如此其後總甲不復途中呇禀惟開单詣御史所居宅呈治後又創造察院益爲嚴重視曩者事宜益不侔矣

輿馬

四友齋叢說中記前輩服官乘驢者在正嘉前乃常事不爲異也頃孫冢宰丕揚嘗對人言其嘉靖丙辰登第日與同部進士騎驢拜客步行入部先伯祖亦

言隆慶初見南監聽堂官多步入衙門至有便衣步行入市買物者今則新甲科輿從爲奕長安中苜蓿冷官非鞍籠肩輿腰扇固不出矣又景前溪中允爲南司業時家畜一牝贏乘之以升監旁觀者笑之亦不顧今郎署小官絕無策騎者有之必且爲道傍所揶揄憶戊戌已亥間余在京師猶騎馬後壬寅入都則人人皆小輿無一騎馬者矣事隨時變此亦其一也

俗侈

南都在嘉隆間諸苦役重累破家傾産者不可勝紀而閭里尚多殷實人戶自條編之法行而雜徭之害杜自坊廂之法罷而應付之累止自大馬重紙之法除而寄養賠賍之禍蘇自編丁之法立而馬快船小甲之苦息然而民間物力反日益彫瘵不自聊者何也嘗求其故役累重時人家畏禍衣飾房屋婚嫁宴會務從儉約恐一或暴露必招扳累今則服舍違式婚宴無節白屋之家侈僭無忌是以用度日益華靡物力日益耗蠹且曩時人家尚多營殖之計如每歲

赴京販酒米販紗段販雜貨者必得厚息而歸今則往多折閱殆是造化默有裁抑盈虛之理故難偏論也

女肆

余猶及聞教坊司中在萬曆十年前房屋盛麗連街接弄幾無虛地長橋烟水清泚灣環碧楊紅藥參差映帶最為歌舞勝處時南院尚有十餘家西院亦有三四家倚門待客其後不十年南西二院遂鞠為茂草舊院房屋半行拆毀近聞自葛祠部將回光寺改

置後益非其故矣歌樓舞館化爲廢井荒池俯仰不過二十餘年間丌淫房衰止此是維風者所深幸然亦可爲民間財力虛耗之一驗也

玄帝靈籤

北門橋有　玄帝廟相傳　聖像乃南唐北城門樓上所供者後移像於今廟廟有籤靈驗不可勝紀人竭誠祈之往往洞人心腹之隱與禍福之應如面語者余生平凡有祈靡不奇中乙酉余一四歲女偶病祈之報云小口陰人多病厄定歸骸骨到荒丘已而

果坳庚子余病三月祈之報以宜勿藥候時四月祈之報云病宜增骨瘦且如柴已而果然五月祈之報云而今漸有佳消息是月病果小減六月祈之報云枯木重榮此月肌肉果復生駸駸向平善矣余嘗謂帝之報我其應如響迄今不敢忘冥祐也它友人祈者尤多奇應

鼅鼄

張轀甫言其鄰人啜飯時有鼅鼄墮碗中亟摘去之啖其飯遂患腹痛至不可忍醫百方療之不效不知

其爲龍蠢毒也久之痛漸下至腎囊遂破從瘡中出龍蠢數枚旹墮碗時遂遺種邪此與宋人洗足海中蛤精入踵事相類非徐才伯之神那能辨者

產怪

萬曆癸丑四月前叅將某某家一僕婦產巨卵五色者一餘漸小至數十枚不知何故意必爲蛇所交而成又一家僕妻產物如鷖嫛姍能行又穩婆劉氏爲家人言曾遇婦人坐蓐產蝦蟆數十者今丁巳春下關一婦產一夜叉二頭赤髮共身有聲口嚙人跳踉

欲上屋穩婆手掣之扼而死天壤之閒何所不有人之產物與牛馬之生人要之必有所因可臆而斷世人以耳目所不習遂見爲怪耳程生馬馬生人物類變嬗寧有極哉

白兔白猿白鼠

癸丑五月初七日雨後鎮江人徐某牛市寓中有一白兔江夏星士汪應龍持來閱之毛白如雪眼赤紅頗馴擾能出入人衣袖中亦奇物也徵所自得云自天台山中山有一洞洞有白物者五一猿一鸜鵒一

穿山甲一蜈蚣而蜈蚣尤奇身長尺餘脊之兩緣如眞珠者櫛比晶瑩異常兔爲黃工部貞甫買去此中士人多爲詩詠之

石祿金都閫流寓南都家有白猿一隻長可二尺許眼與面及胸皆赤色毛如雪而氄性頗馴不似它狙猱之躁動也時時閉目危坐似習禪定者金以銀六十兩易得之

余家淮水飲虹橋北河房爲家僮所居中有白鼠若初生者僕輩時見之白物不必長年亦不必瑞世自

有此種不足爲異

紅鶖

王貢士忠徵官全椒學博夏日同知縣樊玉衡禱雨樊屬王詣壇釘桃椿倏見空中有如大紅鶖者飛甚迅盤旋王頂上項大震雨遂霆乃知世所畫霆神脇有兩紅翅亦自有據也癸丑六月六日王之子履泰與余言于門樓中

烏龍潭

余友俞公仲茅曾同數友人泛舟於石城門內之烏

龍潭時日已暮矣舟在潭北忽見潭南水面有物浮出黑而長可數尺昂首望北而行水輒坌涌舟中人驚呼之遂沒元金陵志言與地志宋元嘉末有黑龍見玄武湖側今潭近湖疑即當時所見之處按今潭去湖絕遠志又言潭在永慶寺之前今去寺亦相懸且在寺之後數里意元人修志者未嘗親履其地祗以所傳聞書之故多乖舛若此耳或又言今所云潭是舊湖地潭自在今京旗手大倉中有大池深澄有龍在內不知然否

盧苑馬

盧苑馬公璧舉嘉靖戊戌進士歷郡守至今官生平抱苦節宦歸行李蕭然室廬皆先世遺無所增置性好菊宅傍有園公手藝菊其中廣求異本至數百品躬採抑灌溉之秋時花發召客宴賞累日自餘閉門晏坐閒讀醫書訂藥品意泊如也余目中所睹士大夫清介此公爲首以子姓不甚顯人遂鮮知之者頃郡數舉鄉賢祀如此公竟不得與俎豆之列可爲浩歎

讀書五色筆

外父少冶公嘗謂余言先輩將公名浤上元人成化丁未進士官參議其少爲諸生所居在下街口門有樓二間即公讀書處也後罷官歸猶讀書其上杜門掃軌人罕覯其面有通鑑綱目一部每閱一過即以一色筆圈誌之凡數閱五色皆備所批字畫精謹深可寶玩此不惟見前賢操履清貞矯矯人外即其終身學古無它耆好亦當時醇樸寡欲之一端也沈韓峯侍御看綱目亦用五色筆前輩讀書用意大都爾

爾今人鹵莽言之使人慨歎深

盛仲交

盛貢士時泰在慶曆間以才名噪一時楊用修王元美二先生皆與之友稱譽之博南爲其所居蒼潤軒作記弇州贈詩有盛子來金陵醉眼天模糊能令陸平原不敢賦三都之句每有撰述伸紙落筆滾滾不休頃刻萬言可就紙盡則已否則更揮而足之詞意清曠磊落超軼絕塵眞異材也善畫水墨竹石人謂有洋州眉山之風生平不問家人生產爲子敏耕娶

婦妻沈孺人囑其勿它適薄暮偶一友人過之言將之城南某寺仲交欣然偕往比親迎四覔仲交不可得已閱數日方歸人問適從何處來乾笑而已其任達如此

小九華

胡長白家武學右袁府巷偶鋤後園地忽鏗然有聲異之以手擘土見一研山埋其下出之長可尺許高數寸峯巒峭崪森秀紋如胡桃色黝然眞几案之佳品也長白以形類九華因名小九華如東坡先生仇

池石故事手自爲記屬友人咏之按此地在南唐爲宮內傍有護龍河石甃尚在元則爲龍翔寺矣不知何時入土中

梁八老

梁刺史名楹楹之父曰梁八老俠烈士也刺史以嘉靖丙午舉于鄉宴客召伶人爲劇所食伶者糲也伶于筵前發科嘲之八老怒陰部署家人椎一豕烹之炊粳米三斗爲飯以二大甕酒佐之賓退扃戶呼伶前曰爾輩何等人耶敢糲何不足若所乃敢當筵詘

我我今爲若具食而輩立啜盡否則斃汝鼠子言訖左右持白梃者林立侍伶跪伏泣涕咿嚶請命久之不解而八老最鍾愛其長女伶之黠者知之潛懇其僕達于女女乃急呼八老入既入而家人私以梯縱伶升屋踉蹌遁去自是八老每讌諸伶廪廪亡敢或偃蹇者

欽天監爲順天府丞

嘉靖中周公相由天文生歷官欽天監監正加順天府丞公洞曉歷算占候之術嘗與唐荆川先生反復

辨難家有所著書數大冊皆言曆法今亡矣公亘言候占星宿不但知其分野度數而已其光色星星不同要須隔紙窻穿隙觀之一見其光便知爲某星百不失一方可言占候耳此昔人論星所未及公孫元舉萬曆乙未進士

沈侍御

前輩士大夫致政在林下者類杜門謝交游郡邑大夫至終任多不識面曾聞沈侍御越罷官歸日坐樓上寫書以三錢雞毛筆抄至數十百冊親友亦不敷

相見汪公宗伊爲南部郎公按部日所薦官也執門生禮候公辭不見立赤日中數刻僅一接之汪公歎息而去其簡遠如此在今日則亦有不能遂其高者矣後公當舉鄉賢汪公官大京兆以公門人引嫌不敢申院遂中輟公論至今以爲闕典

王奇

王奇爲諸生通天文卜筮星數之學後以事被褫乃以術游四方成化中來金陵三原王公在兵部方爲權貴所厄屬奇筮之奇曰公歸矣越三載其起當銓

衡乎已而果然吏部官欲黜二御史問其命奇曰命豈宜問于公哉進退人材固有不在命者不對而出刑部逸重囚主者屬奇筮之遇恒之大過奇曰五爲囚圄賊入矣其焉逃之討其獲日與時皆不爽聞者皆色然駭吏指揮妻死將斂其女病問命于奇奇曰女因亡恙其母亦且未死後當生二子即欲斂其必越千午時妻後生後果生子二人王郎中應奎問命奇曰是火氣太盛若官之南所至必有火災後守台州既上三月郡中災十室九燼王以疾去其他奇中

尚多奇天台人無錫邵文莊公為傳其事　奇術

王元吉

方正學先生志元吉墓載其事曰元吉年十四歲饑與兄行糴旁縣道遇盜利其粟將劫之兄懼走匿元吉不為動徐紿罵曰廝縣官使吾運粟許夫防我而不至若豈防夫邪後有粟車數十兩若其防後至者盜以為然散去福壽在金陵盜陳也先潘甲率兵數千自稱為元帥聲言討賊索軍食城下守將閉門伏不出福壽憂不知所為元吉造門請見諭事福壽起

問計答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盜兵悍甚此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盜索芻粟公宜開城門陳芻粟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紿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芻粟彼聞吾言不測吾淺深兩人必相讓則主者必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福壽從其言既而潘甲果自來執殺之也先失勢所自敗去元吉絕不以語人久之　上得江淮即金陵爲帝元吉困崇不更談世事隱醫肆中自給卒以布衣終奇計前似李穆之于宇文泰後似王文正之待趙元昊不讀書而闇

合奇士也

溪漁子

溪漁子王顥江寧人少脫略不拘讀書不肯帖帖諸生間自雄其才志嘗往來江淮間結交大俠異人論古人功業遇當其意徘徊歎息仰天拊髀若有意從之游者天台林右豪士善擊劍知兵而長于爲文張轂陽狂飲酒自放於歌詩二人皆自負高於一世顥游淮上嘗釣海濵望見二人踞坐大笑二人者知其非庸人也即與之語大驚異其所爲引歸逆旅主人

出酒相飲擁衣跣行起舞爲樂驩聲撼數十百家旁
雜上下古今事折衷損益根據理道識者知其非狂
生或不識其爲人共厥指笑之以爲眞狂或又疑其
爲神仙人云顯來若不聞遇適其志鮮衣怒馬行衆
人中見者爭覩之否則被汙垢短衣逐躡市人後市
人呵之弗辟也後忽盡悔所爲買書數千卷伏讀之
爲文章奇偉倜儻然以自名嘗曰漢無儒者唯賈
生諸葛孔明耳唐人陸贄祖有識然不足庶幾王道
所貴乎學者以輔天地所不及耳不然多讀書何爲

李疑

宋太史濂李疑傳曰李疑者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他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願假榻疑許諾延坐汛室具床褥爐竈居之徵醫師視脉躬爲煑糜煉藥旦莫執手問所苦既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汙席穢不可近

疑日爲刮摩浣滌不少見頹而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橐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他人得何益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擕以歸而發橐誌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麓所封橐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橐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郤弗受反賻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楙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

納妻臥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妄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儻有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俾婦邀以歸産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 貞義士似杜環

客座贅語卷七終